

臨川音系

羅常培著

科學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根據現代臨川方言的三種材料，分析了臨川方音聲、韻、調的音值，敘述了臨川本地音韻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又詳細地比較了臨川方音跟廣韻音系和北京音系的異同；它對於研究這種方言或別種方言的現代語音學、歷史音韻學和方言與普通話的對應關係，都起了示範的作用。第一章根據客家遷徙的歷史和臨川音與客家音的異同，指出客贛方言的親屬關係，第五章列舉臨川話跟普通話相差較遠的特殊詞彙，並且附加好些語源學的解釋，也都是本書的特點。

臨川音系

著 者 羅 常 培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 京 朝 陽 門 大 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號

印刷者 中 國 科 學 院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8 年 7 月 新 一 版

書號：1270

1958 年 7 月 第一次印刷

字數：175,000

(京) 道：1-420

開本：787×1092 1/16

報：1-643

印張：15 1/2

定價：(9) 報紙本 1.80 元
道林本 2.50 元

自序

這本專刊是綜合三部分材料寫成的：

(1) 1933年7月我在青島所記游國恩先生的讀音；

(2) 1934年11月我在北京所記黃森梁先生的讀音；

(3) 1935年5月趙元任先生在江西調查方言時所灌的音檔。

我還記得，我所以要記錄這種方言的動機是由認識游國恩先生引起的。當1933年夏我從上海到青島初次遇見游先生的時候，剛一請教他的‘貴處’，我就覺得‘臨川’[tim t‘uan]兩個字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1) 閉口韻的[-m]尾還像閩粵方言那樣地保存着；

(2) 來母字在[i]元音的前頭從[l]變成[t]；

(3) 穿母三等字從舌面塞擦聲[tɕʰ]變成舌尖塞聲[tʰ]：

這種現象的確是不很尋常。尤其是後兩點，在那時候我所知道的幾種方言裏還很少碰見過。像我這有歷史音韻學癖好的人，對於這種不尋常的方言材料當然是感覺濃厚興味的。於是由好奇心的驅策，我就商請游先生抽出幾天閒空兒來允許我記錄他的鄉音。承游先生熱心贊助，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就從七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五日止，匆匆地把音系的大概記錄了下來。這時候青島的氣候雖然不像上海那樣酷暑鬱蒸，然而溫度却也在華氏八十四五度上下，我們當時工作的時間每天都在四小時以上，中間有一天一直從上午八點鐘作到下午六點鐘，除去午飯後休息一會兒幾乎全都在緊張的工作着；在我這有特別嗜好的人自然可以拿興味來尅服勞累，然而對於游先生却未免太不情了！所以我就是爲酬答游先生的盛誼起見，也應該把這短時間所獲得的一點兒材料整理出來。不過，我在旅行消夏期間所帶的工具，除了兩個耳朵和一枝自來水筆以外是別無長

物的;況且游先生在那時候已然決定七月底到北京去,倉卒之間對於許多要問的東西都來不及細問;所以我總想再請一位發音人質正一過然後開始整理。

那年八月回到上海以後,因為一時找不到發音人,又加上別的工作牽掣,我暫時就把這件事情擱下了。1934年9月我從上海回到北京,由朋友展轉介紹認識了黃森梁先生。於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六日和十三日,四天之內一共工作了二十小時,除去把音系加詳的重問一次以外,又把單字調和連詞調用浪紋計(Kymograph)記錄下來,同時還記了不少的詞彙。經過這一次補充,本來可以放心的整理了,可是終於因為教書和雜事的擾亂,一擱又是一年多!今年四月中,我到南京去,又承趙元任先生的厚誼把他去年所灌的臨川音檔給我灌了一份副片。這份音檔一共有六面,所包含的材料有:

- (1) 單字音(兩面): 晁志魁發音;
- (2) 連詞調,故事,‘話事’(一面): 晁志魁發音;
- (3) 字調,特別詞(一面): 游餘慶發音;
- (4) 會話(一面): 晁志魁朱達銘發音;
- (5) 會話(一面): 游餘慶李有樞發音。

於是潛伏了很久的興趣又重新振奮起來,使我不得不馬上把這三次所得的材料一塊兒整理出來,好了却一樁夙願。所以這篇文章的寫成,完全由於各方面的因緣湊合,那麼我在‘開場白’的末了兒就得鄭重聲謝我的發音人:

游國恩先生和黃森梁先生!

還有給我複製音檔的:

趙元任先生!

以及幫助我繕校全稿的:

周殿福先生和譚志中先生。

1936年5月5日,羅常培寫於北京北海靜心齋之疊翠樓。

再版序言

這本專刊出版已經十五年了。現在爲供應全國方言調查的需要把它重印,照我看還有幾點值得參考的地方:

(一) 調查一種語言或方言是跟說這種語言或方言的人的歷史分不開的。這本書一起頭兒先應用史傳、族譜和地方志的記載找出客家幾次遷徙的路綫跟江西的關係,再從語音的特點比較臨川話和客家話的共同性與個別性。這樣兩方面互相參證,就可以把‘客、贛’方言的親屬關係聯系起來,在過去方言研究的著作中還算是一個典型。

(二) 分析單字調和聯詞調的時候,靠浪紋計的實驗來輔助耳聽的不足,從現代實驗語音學的水平來說,固然是很初步的,可是就十五年前的情況來說,還算是一種比較科學的方法,對於教學示例上還有相當的幫助。

(三) 書中所列‘臨川韻鏡’,‘臨川同音字彙’,‘臨川聲類和廣韻聲類比較表’,‘臨川韻類和廣韻韻類比較表’等,採取化整爲零,分片分段的列表方法,既便於印刷,也便於閱讀,比起廈門音系裏的幾個大表來方便多了。

(四) 客贛方言也跟閩語一樣,讀書音和說話音是有顯著分別的。臨川同音字彙裏不單有專爲說話音設立的‘豬、魚、更、橫、螢、挖、白、壁’八個話音韻部,另外還可以根據調查的材料歸納成七種文、白不同的型式。這對於展開客贛方言調查的時候有不少啓發的作用。

(五) 分析方言的語音特點並且找出每個方音和普通話的對應規律,是研究方言的主要目標之一。這本書裏比較了臨川音和北京音的異同,列出了簡明的聲類、韻類、調類的比較表,本地人根據這個條

理來擴充,就可以編成一本‘臨川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江西別個地方的人應用這種方法來研究自己的方言跟普通話的異同,也可以更快、更好地學會了普通話。

(六) 過去出版的幾部研究方言的書大部分偏重語音,而忽略了詞彙。這本書的第五章列舉了二十二類臨川話跟普通話相差較多的特殊詞彙,除了標註語音之外還儘可能地附了一些解釋。其中,像考證田雞叫‘石螭’,大姑叫‘賀姑’,廚子叫‘饌夫’,窗戶叫‘樞門’……都還算是‘怡然理順’,不至於穿鑿附會,多少矯正一些專顧追求本字,不管音理的不科學的作風。

以上六點是我現在重印這本專刊的意義。至於書裏所引的人名、書名以及觀點、方法幾乎全照十五年前的情況沒有大加改動。讀者們發現原書本身的錯誤,希望多加批評、指正!

羅常培 1956, 3, 1, 北京.

目 錄

自序	I
再版序言	III
目錄	V
第一章 敘論	1
壹.一 臨川在地理上的位置	1
壹.二 研究臨川方言的意義	1
第二章 語音的分析	12
貳.一 聲母	12
貳.二 韻母	13
貳.三 聲調	18
第三章 本地的音韻	42
叁.一 臨川韻鏡	42
叁.二 臨川方音的通性	58
叁.三 臨川同音字彙	60
叁.四 文言音和白話音的差別	91
叁.五 現有幾種材料的異點	96
第四章 比較的音韻	106
肆.一 臨川音和廣韻的比較	106
肆.二 臨川音和北京音的比較	179
第五章 特殊詞彙	198
伍.一 所謂特殊詞彙	198
伍.二 臨川特殊詞彙表	200

第六章	標音舉例	219
陸.一	游國恩先生讀古詩行行重行行	219
陸.二	游珏女士讀蒼蠅和飛蛾	220
陸.三	晁志魁君讀狐假虎威故事	228
陸.四	李有樞和游餘慶兩君的會話	230

英文撮要	239
------	-----

附表

第一表	臨川方音聲母表	12
第二表	臨川聯詞聲調比較表	35
第三表	臨川聲類和廣韻聲類比較表	112—127
第四表	臨川韻類和廣韻韻類比較表	143—169
第五表	臨川調類和廣韻調類比較表	175
第六表	臨川聲類和北京聲類比較表	182—185
第七表	臨川韻類和北京韻類比較表	187—193
第八表	臨川調類和北京調類比較表	195—196

附圖

第一圖	臨川元音舌位圖	17
第二圖	臨川聲調曲線圖	18
第三圖	臨川調形比較圖	20
	聯詞聲調曲線圖	20—34

臨川音系

第一章 敘論

壹.一 臨川在地理上的位置

在江西省的東部，當汝寧兩水會流的地方，有一個縣城，東瀕汝水，西瀕寧水，四周有靈谷銅陵諸峰環列着好像屏障一樣，在形勝上，從前人說它是‘二水繞郭，五峯鎮城’的，⁽¹⁾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臨川。臨川是舊撫州府治所在地。撫州府所屬共有六縣：臨川的東南是金谿，西南是宜黃樂安，西是崇仁，東北是東鄉。它的位置在六縣裏最適中，並且是贛東水陸交通的樞紐。因為向來從贛入閩的大道，得要自南昌東南行，經過本縣和南城，越杉關以達福建省境，將來的閩贛鐵路也預定沿着這條路線去修。至於水路一方面，則東南有汝水，從血禾嶺發源，經過廣昌南豐以達本縣，再向西北流，到大江口會於贛水，自南城以下都可以通舟楫。西南有宜黃水自宜黃縣來，西有寧水自崇仁縣來，到本縣境，兩水會合流入汝水。東部的東鄉和金谿兩縣，也可以由汝水的支流和本縣交通。可見從前把撫州府治設在這一縣，在地理上是有意義的。

壹.二 研究臨川方言的意義

當 1933 年夏，我從上海到青島乍一遇見游國恩先生，我就發見臨川方音有三個特點：(1)保持閉口韻尾，(2)來紐三四等聲母變成[ʔ]，(3)章昌二紐變同端透。從此以後就引起我研究這個方言的興趣來了。可是，我們打算研究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温州寧波等處的

(1) 江西通志卷四十六，頁十一，引宋州守家坤翁景定志。

方言,至少還可以找到幾本西洋傳教士用羅馬字標音的字典和聖經;關於這個方言,不幸連這一點可供參考的書本上材料都沒有。經我蒐檢的結果,只發見七十年前英國的艾約瑟教士(Joseph Edkins)在他所作的官話文法⁽¹⁾裏曾經有幾句話說到撫州方言,他說:

在江西省東部的撫州府,所有的全濁音已經全變成送氣音。

六個韻尾輔音只是沒有k。聲調有七個,他們的音高是不規則的。⁽²⁾這也許是關於這個方言的最早紀錄了。可是,從這一點兒貧乏的材料,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呢?所以要想理清它的系統,只有我們自己努力去墾闢這塊土地。

但是,我對於這個方言另外卻還有一個觀點。當我把這個音系的概略整理出來以後,我覺得它有幾點頗和客家話的系統相近。例如:‘全濁’一律變‘次清’,曉匣兩紐的合口變[t],保存閉口的[-m] [-p]韻尾,蟹山兩攝殘餘古一二等分立的痕跡,魚虞兩韻的精紐和見系變[-i],以及侯韻讀作[-ɛu],梗攝的話音讀作[an]或[ian]之類,臨川音都和可以代表客家的梅縣音相同。可是臨川的章昌和知徹同變[t] [tʰ]以及來紐三四等變[t]之類,卻是梅縣音所沒有的;梅縣的去聲不分陰陽,聲母[n] [l]不混,模韻的精紐和魚虞兩韻的莊組同變[-ɿ],以及宕江通三攝的入聲保存[-k]尾之類,也顯然和臨川音不同。然而從音系的全部來看,總算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我頗疑心他們是同系異派的方言,並且從客家遷徙的歷史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線索來。

客家遷徙的動因,據正史和客族宗譜的記載,在南宋以前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晉永嘉亂後元帝的渡江;第二次是唐僖宗末黃巢的起義;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人的南侵。關於這三次遷徙的背景和經

(1)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2nd. ed.,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2) *Mandarin Grammar*, P. 86.

過，客家研究導論中論客家的源流一章已經有詳細的記載。⁽¹⁾它的結論說：

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實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換言之，即汝水以東，潁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皆為客家先民的居地。上黨在今山西長治縣境，弘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壽縣境內，新蔡即今河南新蔡縣，安豐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縣附近。客家先民雖未必盡出這些地方，然此實為他們基本住地，欲考證客家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客家先民第一次遷移運動的途徑，遠者自今日山西長治起程，渡黃河，依潁水，順流南下，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靈寶等地，依洛水，踰少室山，至臨汝，亦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遷移，大抵皆循潁，汝，淮諸水流域，向南行動，這是可從該地自然地理推證出來的。至於第二期的遷移，則遠者多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地，渡江入贛，更徙閩南，其近者則逕自贛北或贛中，徙於贛南或閩南，或粵北邊地。第三期的遷移則多自贛南或閩南徙於粵東粵北。⁽²⁾

此外，清初因為人口澎漲和咸同之際因為‘土客相仇’的兩次遷徙，都和本題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這裏不去說它。關於客家三次遷徙，在客家族譜和地方志裏有好些跟江西移民有關係的材料，現在分別敘述如下：

關於第一次遷徙的記載，據興寧溫氏族譜說：

我溫族發源於山西河南，子孫蕃衍。……逮東晉五胡亂華，懷愍帝為劉淵所擄，我嶠公時為劉琨記室。晉元帝渡江，嶠公奉琨命，上表勸進。

(1) 參閱客家研究導論四〇至五八頁。

(2) 參閱客家研究導論六三至六四頁。

又崇正同人系譜溫氏條：

後嶠出鎮洪都，子孫因家焉。

又同書賴氏條：

今賴氏郡望亦稱松陽。遇子匡，顯於義熙時。後見晉室凌夷，遂告歸。其子碩，字仲方，晉末丁世變，避居南康。

又同書鍾氏條：

其族皆處中州。東晉末，有鍾簡者，世居潁州，生三子：長曰善，次曰聖，三曰賢。元熙二年，避寇南遷，……賢則徙居江西潁州。

若拿正史來印證，則晉書地理志司州條說：

元帝渡江……後以弘農人流寓於尋陽者，僑立爲弘農郡。

又揚州條說：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尋陽僑置松滋郡（1）遙隸揚州。

到安帝時，何無忌以‘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弘農郡爲弘農縣，並屬尋陽郡。宋書州郡志江州尋陽太守下也說：

江左流民寓尋陽，僑立安豐松滋二郡，遙隸揚州，安帝省爲松滋縣。尋陽又有弘農縣流寓，（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併松滋。

徐文范南北朝輿地表郡縣表卷十一東晉潯陽郡下，參合晉宋兩志說：

元帝僑立弘農郡，成帝僑置松滋安豐二郡，遙隸揚州。（2）安帝末領松滋弘農二郡爲二縣，旋又省安豐郡爲縣，並屬郡。

又晉志地理志豫州條：

孝武因新蔡縣流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

（1）晉松滋縣故城在今安徽霍丘縣東十五里。

（2）晉書地理志揚州條原文。

宋書州郡志以南新蔡太守隸屬江州，東晉時領有襄信，慎，宋，三縣，徐文范南北朝輿地表依照宋志的說法，也把南新蔡郡附在東晉的潯陽郡下。當時爲安插河南安徽一帶的流民，既然在潯陽郡所屬的地方僑置郡縣，可見他們逃到江西的很多了。此外劉鐸所修江西通志輿地略論廣信的風俗說：

信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

又同書吉安府條引通典說：

衣冠所萃，文藝儒術爲盛，閭閻力役，吟咏不輟。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東晉永嘉以後，中原流民逃到江西的，北自九江，東至上饒，南經吉安以達贛州，南康，都有他們的足跡。這就是客家第一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

自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濮州人王仙芝在長垣起義，有衆三千餘，破曹濮兩州又襄脅了一萬多人，所在搶掠，聲勢很大。曹州人黃巢遂和他的徒黨八人，募集了幾千人來響應仙芝。這兩股合起來，轉攻河南道十五州，不久就聚集到好幾萬人。於是分兵進攻淮南道的申光安舒廬壽和黃蘄等州，山南道的鄧郢復隋朗等州，江南道的江洪岳潭宣潤等州。五年（公元八七八）仙芝犧牲後，尚讓率仙芝潰衆歸黃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從此黃巢驅河南山南兩道的百姓十幾萬，進攻淮南，被官軍所阻，乃轉入浙東。旋收衆臨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刊山伐木，開道七百里，直趨閩西的建州。六年（公元八七九），由別道圍福州。旋又出湖湘，陷桂管，進攻廣州。不幸趕上大瘟疫，部下死亡很多，不得已領衆北還。從桂州編大木排，沿湘水，下衡永，破潭州，進逼江陵，十月遂據荆南，號五十萬衆。在荆門被曹全、劉巨容所敗，巢乃渡江東走，部衆被俘虜的很多。後來又整頓殘部攻下鄂州，轉攻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爲戍將董昌所敗。又回兵來打宣歙等十五州，數受挫折，乃退保饒州。乘機再陷睦婺宣州，又和仙芝

部劉漢宏的殘衆合起來，渡采石，侵揚州。所過居民逃散，官兵望風而降。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九月，全軍渡淮，攻申光潁宋徐兗汝等州，十一月攻陷洛陽，進取陝虢。遂破潼關，入長安，稱齊帝。^{（1）}總計黃巢從起義到稱帝，中間曾被他進攻的地方，拿現在的省分來算，前後幾乎有十省。其中尤以今日河南西南部，湖北東南部，湖南東南和東北兩部，廣西東北部，廣東中部，江西中部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方，戰事最厲害。這些地方恰好是客家第一次遷徙後所居住的，他們爲避免兵災，只好再向別處奔逃。這時候全國打仗，民不聊生，只有江西東南部（即上饒以南，贛水以東），福建西南部（即舊汀州八屬），廣東東部和北部（即惠潮嘉和清南韶連各屬），僥倖沒受戰爭的禍害。於是東晉永嘉以後遷移到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和安徽南部的客家，到這時候就有一大部分遷移到上面所說的樂土。其中有由江西遷到別處的，如始興平陽堂饒氏重修族譜說：

始祖諱元亮，世爲饒之鄱陽人，仕唐德宗，晚寓南城（建昌府）。

生五子，……後遭兵燹，遷徙無常，不能悉數。

始興范陽盧氏五修譜說：

至於有唐，有諱富公者，南京分脈，而遷江右虔州虔化縣。富生廣，廣生卓，卓生光稠公。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黃巢操謀不軌，標掠州郡，遠近震駭。公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京師，願通道輸貢。……稠公生三子：長希一，次延昌，三孟堅。……益公（延昌八世孫）與縣尹公（孟堅八世孫）筮出閩省，令莆田，考滿，次永定屬上杭，大塘垵瓦子鄉而居。

江西羅氏大成譜說：

迨下唐僖宗之末，黃巢作亂，我祖儀貞公，致仕隱吉，因家吉豐。

（1）參閱舊唐書卷二百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黃巢傳。

長子景新從贛州府寧都州，歷數十年，又遷閩省江州府寧化縣石壁村，成家立業。

又崇正同人系譜羅氏條說：

歷代相承，繁殖中土。自東晉南渡，羅之族人遂有南來而奠居於江浙之間者。據羅氏族譜稱：唐末有鐵史公之子景新，因避黃巢之亂，與父分散於虔州，乃遷於豫章，之閩省汀州寧化縣石壁洞葛藤村紫源里家焉。

松口鍾氏族譜說：

响公爲江陽(?)太守，時因軍亂大變，自潁川逃難，在江西雩都縣竹子壩穿窬鄉住。後流在福建寧化縣白虎村安家樂業。

崇正同人系譜溫氏條說：

至九郎公（原住江西南昌）因避黃巢之亂，轉徙閩汀之上杭。

又同書古氏條說：

……五代至古蕃（原住洪州），生於唐乾符四年，曾任寶州都監，有子六人，當五季之世，中原擾攘，遂南遷嶺表。長曰全交，居古雲；次全規，居江下；三全則，居白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讓，居惠州；六全賞，居高州。

又胡賡宋鄉賢羅學士遺事考略引興國州羅氏家譜說：

昌儒（世居豫章）唐昭宗朝進士，官循州刺史，因黃巢亂，道路梗塞，流寓不歸。

也有由別處遷到江西南部或東部的，如崇正同人系譜蕭氏條說：

……至三十世孫蕭覺，仕唐，值世亂，舉族出逃，分居湖廣及江西泰和廬陵等縣。

興寧吳氏族譜引其上世文福公實錄說：

吾祖宣公，隨父任，居蜀閬州。……吾祖夫婦有深遠之慮，挈眷回籍。於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丙申，時吾年四歲，吾祖年六十有三，偕祖母與父綸公，叔經公，紹公，合家渡江，徙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之石井。

留二叔經公居此,又與父綸公,三叔紹公,易居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時後漢乾祐元年戊申歲,九月。

這些客家巨族,或從贛北移到贛南(饒氏),或從贛南移到汀州(廖盧羅鍾諸氏),或從贛中移到廣東(古氏和興國羅氏),還有由外省移到贛南或贛東的(蕭吳二氏):這就是客家第二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

在客家第二次遷徙後,將近四百年的光景,元兵大舉伐宋,端宗德祐二年(公元一二七六)二月,臨安陷落,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諭郡縣,使降大元。五月,陳宜中等立益王是於福州,改元景炎。九月,元兵從明州,江西兩路進迫。招討也的迭失會東省兵於福州,元帥呂師夔張榮竇將兵入梅嶺。景炎二年(公元一二七七)正月,元軍破汀關,是時宋臣文天祥張世傑陳宜中陸秀夫諸人,猶力謀抵抗;閩粵贛的義民也紛紛的起來勤王。於是閩粵贛的交界地遂成爲雙方展轉攻守的場所。向日住在這些地方的客家,或展轉逃竄,流入廣東東部,北部;或憤起勤王,隨從帝昀帝昺戰死於峒州或崖門:(1)結果遂成了客家的第三次遷徙。我們現在從客族譜牒中也發見一些關於當時江西移民的記載。如五華魏氏族譜說:

三十九(世)淑玉公(原住江西石城縣),生四子曰:元亨利,真。時值宋末,天下混亂,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扶宋主在贛州霸截水道。元主起兵二十餘萬,從建昌而來,殺戮人民,在此經過,是誰敢當?我祖兄弟驚恐流涕,商議只得移別處逃生。以是兄弟行經寧化,不得已號泣分袂,移居三郡。元公至惠州長樂(今五華),爲一世開基祖。……亨公遷福建汀州上杭,後遷惠州龍川縣。……

興寧黃陂曾氏族譜說:

惇官封魯國公。宋政和壬辰年,由南豐徙福建寧化縣石壁下

(1) 關於這一段的事實,可參閱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紀。

居焉。生子仲輝，輝子楨，孫佑孫，因宋元兵擾，不能安居，由寧化徙廣東長樂縣家焉。現居興寧梅縣平遠鎮平五華龍川惠州河源和平廣州新寧等縣之曾姓，皆爲此祖之後。

和平徐氏族譜說：

吾祖德隆，實積之六世孫。王父曰暄，爲宋寧宗時都統，扼於權奸，去位，卜居於豫章之吉水。孫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後爲度宗時提刑。解組未幾，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戰而父子俱歿。德隆則隨宋帝度嶺而南。迨宋祚已絕，義不臣元，遂擇龍川烏龍鎮（案烏龍鎮卽今和平縣）居之。

又崇正同人系譜徐氏條，述徐氏別派的遷徙經過說：

宋末有徐一郎者，自江西寧都遷福建上杭，其弟二郎遷連城，傳五世，曰真人，遷居長樂（今五華）。

又同書謝氏條說：

宋景炎年間，有江西贛州之寧都謝新，隨文信國勤王，收復梅州，任爲梅州令尉，時景炎二年三月也。新長子天祐，遂家於梅州之洪福鄉。

又同書饒氏條：

宋末其族人有世居永豐之名四郎者，父爲福建汀州推官，丁世變，因家於汀之八角樓。及四郎復遷於潮之神泉鄉，卽今大埔境。

以上這五姓都是由贛中或贛南遷移到福建西南部或廣州東部北部的：這就是客家第三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至於清朝康熙以後因爲人口過賸，再從舊嘉應汀贛各州所屬搬到贛西的遂川萬載萍鄉修水等縣的客家，我們現在還不把他計算在內。

在以上這些材料裏，雖然只有興寧吳氏族譜提到一次我們所要討論的臨川，可是這個地方正在饒水以南，贛水以東，恰好是唐末黃巢民兵所沒到的地帶。所以我頗疑心它的方音系統或許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遺傳下來的語言。